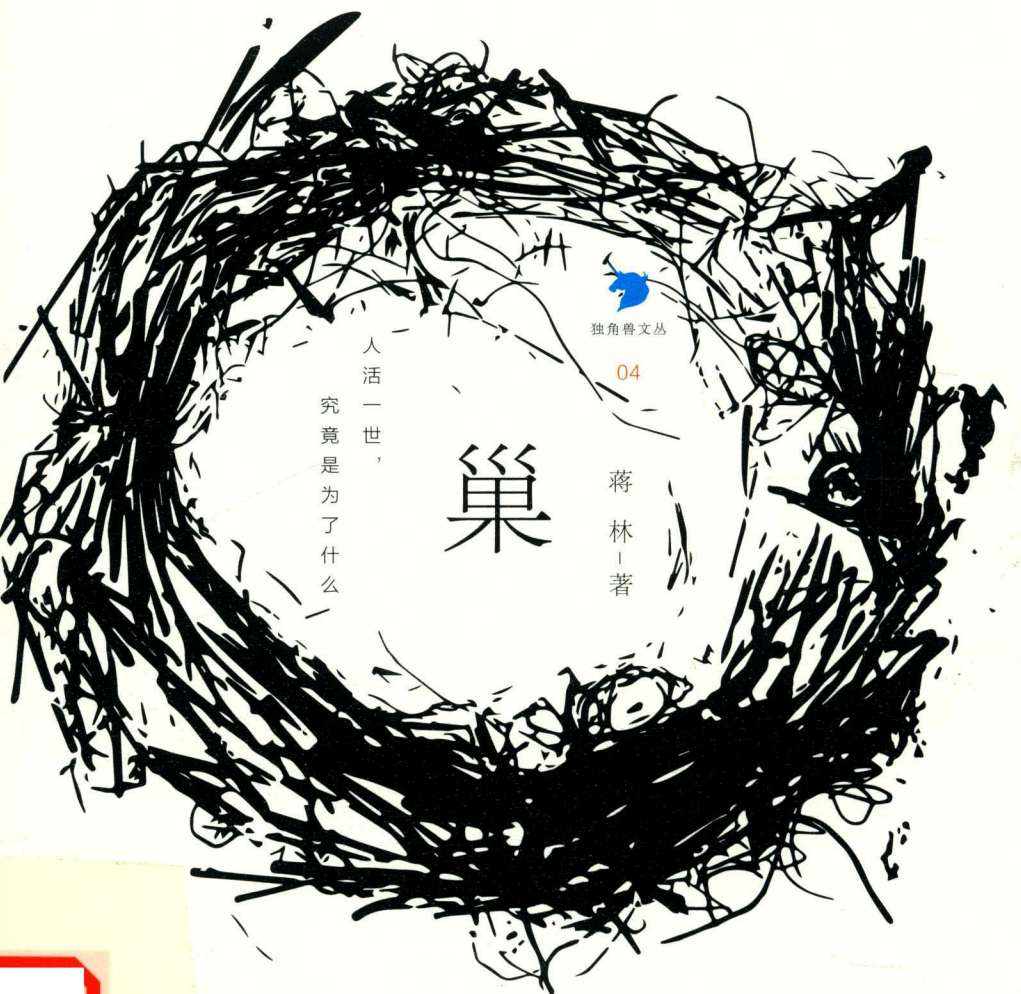




独角兽文丛

04

# 巢

蒋林一著

人活一世，  
究竟是为了什么



独角兽文丛

04

| 巢 |

| 蒋 林 - 著



上海三联书店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巢 / 蒋林著.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17.1

ISBN 978-7-5426-5725-1

I. ①巢… II. ①蒋…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250434号

## 巢

著 者 / 蒋 林

责任编辑 / 陈启甸 朱静蔚

特约编辑 / 周青丰 李志卿 李书雅

装帧设计 / 乔 东 阿 龙

监 制 / 李 敏

责任校对 / 李志卿 李书雅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 中国上海市闵行区都市路4855号2座10楼

网 址 / [www.sjpc1932.com](http://www.sjpc1932.com)

印 刷 /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 2017年1月第1版

印 次 /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 889×1194 1/32

字 数 / 165 千字

印 张 / 8

书 号 / ISBN 978-7-5426-5725-1 / I · 1170

定 价 / 39.00元

敬启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0539-2925680。

## 目 录

### 一 巢 一

001

### / 鸟 巢

易安用呆滞、木讷的眼神看着在防护栏里与自己对抗的灰鸟，恍惚中他觉得自己和灰鸟对调了身份。这使得他感觉整个世界都在做一种没有尽头的自由落体运动，而他自己在过程中逐渐变得轻盈起来，最终成了一张皮，一片羽毛，然后在呼呼的风中化为乌有。

013

### / 蜂 巢

在漫长的夜里，刘杰的脑海里始终浮现出被马蜂蛰后的恐怖场景，一张张痛苦的脸不停地闪现、叠加、纠缠。最开始，刘杰看不清这些扭曲的脸是谁的。在一股莫名其妙的力量的牵引下，他把这些脸纳入记忆里，开始寻找它们的归属。

027

## / 燕 巢

几乎是在一夜之间，春天就到了。阳光明媚，春风拂柳，生长的新芽让冬季的凋敝消失得无影无踪。那个无所事事的下午，周小舟隐约听见村子里响起了孩子们的歌唱。“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来这里，我问燕子为啥来，燕子说，这里的春天真美丽……”

043

## / 蚁 巢

马多从随身携带的一本小说上撕了一页，把纸折成一个方盒子，轻轻地把黑蚂蚁装了进去。它仿佛受到了惊吓，只得茫然无措地蹲在角落里，静静地等待接下来不确定的命运。马多若有所思地看着黑蚂蚁，在它的前面，是一串黑色的字：漂泊是一场苦役。

060

## / 鸽 巢

它去哪里了？是找到了归巢的方向，还是再次迷失在这个灯火辉煌的都市，连这个临时的巢也回不了？他望着茫茫的夜空，闪烁的星星和跳跃的灯火混在一起，使整个世界混沌不堪。

075

## / 人 巢

江河家门前有一条曲折的小河，涓涓流水记录了他童年时代所有的惆怅与忧伤。那时候，江河一直想知道这条河的尽头在哪里，于是在一个春雨绵绵的日子，他沿着河岸向远方走去。但是，直到黄昏时分，他依然没有找到尽头。

094

## / 空 巢

老吴听见萍儿在轻轻地叫爸爸。那声音稚嫩、清脆，带着丝丝茉莉花香。特别是在寂静的夜里，萍儿的呼喊就像是一只烧得通红的铁钩，狠狠地钩住老吴的五脏六腑。

109

## / 魔术师

多年以前，刘晓的眼睛透过围墙上的窗口进来搜寻过。如今，当他用脚步代替眼睛，实实在在地来到这个阴冷的地方时，他希望每一片树叶或者每一粒瓦砾都能为他带来破解母亲死亡真相的线索。所以，刘晓每一脚都走得那样小心翼翼。但是，他依然没有获得希望。

他隐约听到了母亲沙哑的哭泣……他立即扑倒在母亲的怀里。母亲的怀里很冰冷，很僵硬，像一片冰雪地。悲痛迅速从马超越的心里蹿了上来，他号啕大哭了起来。马超越的哭声混合着母亲的哽咽，在这个空气浑浊的冬日里格外悲凉。

痛苦的童年记忆在这时候就像一个小丑，跳出来幸灾乐祸地嘲笑罗马的生活。他想起那年冬天以及每一年的冬天，刺骨的冷和伤痛生生地在他身上划开一条伤口，灌进了他的血管，永远与流动的血液混合在一起，构成了罗马生命的一部分。

在一个寂寞的黄昏，一只鸟闯进了易安的世界。当时，思绪散乱的易安在阳台上等待杨梅。杨梅是易安的未婚妻，她到一个亲戚家借钱去了。他们准备在冬季结束前把房子买了，争取明年秋天结婚。事实上，易安和杨梅早就准备结婚了，由于房子没有买妥当，所以婚期一推再推。杨梅说她想要一套房子，不管新旧和大小，只是想回去后有家的感觉。这让易安很为难，尽管他的收入一直在攀升，但比起房价的涨速却是望尘莫及。但是，易安和杨梅都觉得婚期不能再推了，所以他们正着手借钱，争取早日把房子定下来。当易安发现那只鸟时，他正在想，杨梅借到钱了吗？

鸟的出现让易安的神经抖了抖。他已经很长时间没有看见鸟了，他甚至一度怀疑城市里是否还有这种野生的鸟。这只鸟全身灰色，头小身短，但尾巴很长。它的嘴里叼着纸屑和烂布条。易安不知道这是只什么鸟，似乎只有在故乡才能看见。易安擅自做主，

给它起了个名字：灰鸟。难道它是只漂泊异乡的鸟吗？易安这样想。他的思维瞬间回了一趟故乡。从记忆回到现实后，易安发现灰鸟正警惕地盯着自己，锐利的目光里似乎透出丝丝不安和乞求。易安也毫不示弱地看着它，他想知道它到底要干什么。这种带着试探性和攻击性的对峙，最终是易安败下阵来。他仿佛看出了它的坚定与决绝。于是，易安退缩到客厅的一个角落里，等待这位不速之客接下来的举动。

易安倚在粗糙的沙发上，目不转睛地盯着灰鸟。灰鸟依然保持着高度警惕，看来它是一只城府很深的鸟。不知道过了多久，在易安的眼睛有种酸涩的痛的时候，灰鸟以一个漂亮的俯冲，落到阳台上杂乱的防护栏里。片刻后，它又以闪电般的速度飞了出去，只是嘴里的纸屑和布条不见了。

灰鸟消失在褐色的天空后，易安蹑手蹑脚地来到阳台上。他想看看灰鸟在防护栏里的所作所为。易安像个顽皮的孩子一样，爬上阳台钻进防护栏里。在并不宽敞的长方形防护栏里，弓着背的易安仿佛是一只硕大的鸵鸟，姿势笨拙、滑稽得令人啼笑皆非。在掀开一盆叫不出名字、濒临死亡的植物后，易安的眼睛突然亮了，他差点就手舞足蹈起来。易安难以相信自己发现了一个没有成型的鸟巢，它就倾斜地蹲在杨梅那只粉红色箱子上面。这套廉价租来的房子太小了，杨梅只得把这只伴随她辗转各地的箱子放在阳台上的防护栏里。尽管它还只是一些由纸屑、烂布条、树叶、塑料碎片，以及其他杂乱物质组成的圆形垃圾堆，但易安知道那就是一个没有完全建成的鸟巢。

在家乡的时候，易安常常可以看到鸟巢。在他的记忆中，

家乡简直就是鸟类的天堂，那里成天飞翔着各种各样的鸟儿。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易安喜欢和那些淘气的捣蛋鬼一起去扒鸟巢。他们总是想在鸟巢里捉几只还没有飞翔能力的幼鸟，把它们关在笼子里喂养。尽管易安破坏了无数只鸟巢打碎了无数只鸟蛋，他却从未逮住一只鸟儿，那只空敞的笼子一直寂寞地放在柴房里。这是他童年里乐此不疲而又充满无限失落的事。

在城市里发现一只鸟巢，这着实让人兴奋。这天易安的激动一直持续到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当杨梅回来后他的脸上依然荡漾着莫名的微笑。但是，杨梅带回的消息却让易安的情绪一下枯萎了。杨梅什么也没说，她只是无力地摇了摇头。易安心中所有高挂着的期盼无情地跌落在冰冷的水泥地上，内心升腾起的愁绪如烟雾一般蔓延开来。易安看了看杨梅，她脸上呈现出失望与茫然。易安有些恼怒地吁了一口气，摸了根烟神情呆滞地抽了起来。

杨梅和这个比较富裕的亲戚关系还不错，可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借到钱。这事让这对年轻人感到莫名其妙和不可思议，他们本来抱着百分之百的希望。希望的破灭使易安心里很不是滋味，各种各样的情绪开始在他的脑海里相互纠缠，彼此搏斗。他怨恨人情淡漠，感叹世态炎凉，接着开始没完没了的自我咒骂。易安抱住脑袋，暗中使劲狠狠地压了压。他心里默默地将自己骂成一个全世界最无能的家伙，把能够想像到的弱点全部加在自己身上。这让易安有种报复性快感。慢慢地，他仿佛经历了一场马拉松，身心俱疲，恍惚中颤巍巍地进了卧室，和着衣服睡了。

半夜里，易安醒了。他很吃惊，杨梅为什么没有提醒自己脱衣服呢？他警觉地朝她看了看，冰凉的夜里只有她生硬的呼吸声。易安没有打扰杨梅，他知道马不停蹄地借钱是件苦差事，之前自己有无数次亲身经历。他小心翼翼地翻了一下身，平躺在床上，思绪翻飞。杨梅没有借到钱让易安的心情极度沮丧，以至于他忘记了把发现鸟巢的事说给她听。此刻，下午的场景又在涌动的夜色中浮现在脑海里。易安想，杨梅会因为这个鸟巢而感到兴奋吗？接着他立即否定地摇了摇头。记忆随着易安摇摆的脑袋飘了起来，似乎已经发霉的往事又一桩桩地在脑海里掠过。整个夜晚，易安似乎闻到空气中隐约有一股烂红薯味在飘荡。

## 2

起床后易安和杨梅呆呆地坐在逼仄的客厅里，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他们一言不发。杨梅垂头丧气地盯着伤痕累累的地板，而易安则把目光放在锈迹斑斑的防护栏上，冷漠的钢筋把混沌的世界分割成很多块。二十分钟后，或许是三十分钟后，杨梅洗了把脸就出门了。她神情麻木地对易安说，我走了。没等易安说话，门就阴沉沉地合上了。杨梅到另外一个亲戚那里借钱去了，这是最后一个希望。易安瞅了瞅那扇冰冷的铁门，又把目光投向了窗外。他只有在家里等待，因为他能想的办法都想了。等待的日子总是难过，尤其是在他们的计划中，能否买到房子并顺利结婚，今天比任何一天都重要。为了分散自己的注意力，

易安的目光始终飘忽不定，在灰蒙蒙的天空里游弋。

灰鸟的出现又使易安的神经抖了抖，与昨天如出一辙。它嘴里叼着一小片破碎的报纸，在防护栏那根横着的钢筋上战战兢兢地观察了一阵后，毫不犹豫地飞向了那个还未完成的鸟巢。看来神情呆滞的易安，今天没有给这只忙于建造鸟巢的鸟儿造成威胁。当易安发现灰鸟之后，他立即紧张起来。这是充斥着兴奋和激动的紧张。易安开始期待它尽快飞走，并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他想去阳台，但又害怕惊动了它。

正在易安胆战心惊地移动脚步时，灰鸟扑扇着翅膀飞了出去。易安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并夸张地拍了拍胸膛。他机警地向天空探了探脑袋，用慌乱的眼神扫了一圈，然后双手一撑，跃上阳台钻进防护栏里了。易安觉得自己从未如此身手敏捷。他依然像一只硕大的鸵鸟，但明显比昨天更紧张。易安的动作有些鬼鬼祟祟，颤抖的手还弄断了一根布满灰尘的芦荟。在他急不可耐地撇开植物之后，一个即将竣工的鸟巢出现在易安的视野里。易安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只隔了一夜，鸟巢就快要建好了。它整个夜晚都没有休息吗？易安这样想时脑袋轻轻地摇了摇，他觉得做一只鸟也并不容易。易安有很多年没有这样近距离观察一只鸟巢了，所以他的眼神和动作都有些贪婪和夸张。但是，他又害怕惊扰了勤劳勇敢的灰鸟，只得急匆匆地跑了出来。

跳出防护栏之后，易安心潮澎湃，激动不已。

易安安静地坐在那张沙发上，灰鸟旁若无人地来回飞了很多趟。易安陷入了漫长的回忆。那些与鸟和鸟巢有关的日子，把易安带回了遥远的故乡。

第一次扒鸟巢是什么时候？易安想了半天也没有答案。很小时，他和那些光着脚丫的伙伴们就开始对飞翔的鸟儿有浓厚的兴趣了。他们曾挖空心思地想捕捉一只在天空自由自在飞舞的鸟，但终究一无所获。也不知是谁先提议，总之，这群无忧无虑的小孩子瞄上了鸟巢。那些还没有飞翔能力的鸟儿，成了易安和伙伴们梦寐以求的东西。

易安有着瘦长的胳膊和单薄的身板，以及猴子般的灵敏，于是他被伙伴们推举为带头人，专门爬树扒鸟巢。他能在十秒钟之内爬上一株葱茏、粗壮的柏树，或者一棵看上去柔弱但非常高的柳树。更多的时候，易安和伙伴们出现在茂密的竹林里，因为这里鸟巢最多。在弱不禁风的细长的竹子上扒鸟巢的情形，跟后来那部风靡世界的《卧虎藏龙》里那个在竹林中穿梭的镜头有着惊人的相似。但是，易安和伙伴们始终都没有捉到一只鸟。那些鸟似乎对人类永远保持着高度警惕，一旦有了飞翔的能力，便逃离鸟巢，飞向天空，哪怕是颤颤巍巍。

为了捕捉到鸟，易安和伙伴们做足了功课。在他们智慧局限之内，他们总是想方设法，直到黔驴技穷。易安充分发挥了带头人的作用，把伙伴们分成几组，轮流监视某一只鸟巢，观察鸟儿孵蛋和喂养幼鸟的情况，以此判断捕捉的最佳时机。于是，在漫长的假日里，这群天真的孩子带着神圣的任务，小心翼翼地穿梭于树林、竹林之间。他们眼睛放亮，神情紧张，像一群匍匐在草丛中的眼镜蛇。

易安和伙伴们最接近成功的一次是在一个酷热的夏天，经过冗长的观察和等待之后，易安在众人的怂恿下爬上了一棵高

大的柏树。尽管他的身手令所有人都折服，可是在那几只幼鸟面前依然相形见绌。当易安的手刚刚接触到鸟巢时，几只小鸟就警觉地飞了出去。虽然它们的飞翔能力还很弱，但却让易安和他的伙伴们无可奈何。气愤的易安一把粉碎了这只鸟巢。从那以后，易安对扒鸟巢失去了兴趣。

这天上午的大部分时间易安都坐在沙发上，他尽量不改变坐姿，以免惊动了阳台上精心建造鸟巢的灰鸟。灰鸟急速和稳健的飞翔伴随着易安的回忆，让这个冰冷的周末渗透着丝丝温暖。但是，温暖最终却被无情的现实冻结。中午时分，杨梅带着一身疲惫回来了。一声长长的叹息已经宣告了事情的结局，杨梅和易安只得眼神空洞地待在屋子里以沉默来做一种无谓的交流。买房这件事已经折磨易安和杨梅很长时间了，所以当结局最终出现时，他们似乎都已经筋疲力尽。只是易安和杨梅都在想，婚还结吗？

### 3

接下来的好几天，易安都试图和杨梅就买房和结婚这两件事进行有效的交流，但每次自己都先打了退堂鼓。他不是害怕面对杨梅，而是现实让易安无所适从。

大概在三年前，易安和杨梅就着手准备买房，然后结婚。但是，当时他们的收入在高昂的房价面前总是显得那样微薄。易安和杨梅曾三番五次地算账，用一种近乎刻薄的数字对未来的生活进行了估算。但是，他们似乎都无法忍受那种惨不忍睹

的生活。于是，在那个阴雨连绵的秋天，易安取消了买房的计划，他信誓旦旦地对杨梅说，不着急，将来房价会下降。接着，他对半信半疑的杨梅补充说，等着瞧吧。

可是，那年冬天一过完，房价就在和煦的春风中以一种不可阻挡的速度疯长。易安先前的自信在温暖的阳光中显得格外萎靡和具有讽刺意味，他像一只被猎犬追赶的兔子，开始在各个楼盘间乱蹿。但事实往往总是让人不知所措，摆在易安面前的情形是不但房价猛烈地飙升，而且房源还非常紧张。易安想亡羊补牢，但却事与愿违。这让易安感到莫名其妙和无可奈何，他只有再次希望房价下降。

在今年以前，易安还对房子降价抱着一丝希望。但春节过后，当他和杨梅结婚的愿望都十分强烈时，他不得不面临新的选择。那天晚上，他对杨梅说，还是先借钱把房子买了再说吧。易安的口气混合着商量、决定，以及面对现实的无奈。然后，他们开始制定借钱的计划，毕竟要借到钱也不是个容易的事。最终的计划是，易安先行动，如果他失败了，杨梅再上阵。

很快，易安就如一只夹着尾巴的狗，灰溜溜地跑回来缩在这间空气黯淡的房子里发呆。他用诚恳的语气把心中的肺腑之言对每一个亲戚和朋友都说了，但当说到钱字时，大家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推托。他们的理由千奇百怪，但易安得到的结果都是失望。后来杨梅以一种悲壮的心态踏上了艰难的借钱征程。在灰鸟闯进易安的世界后的第二天，杨梅的疲惫、叹息，以及随后长久的沉默，给他们的愿望画上了一个冷漠与残酷的句号。也就是从那一刻起，易安觉得他和杨梅之间产生了隔阂。

隔阂在两个年轻人的惆怅和迷惘面前起到了明显的发酵作用，易安和杨梅的情绪都发生了扭曲的变化，他们的缺点在对方眼里放大了无数倍。这种情况下，争吵、谩骂、打斗，甚至诅咒都似乎是水到渠成。

——最激烈的战争，终于在一个沉闷的午后爆发了。

易安已经记不清战争的导火线是什么，只知道杨梅像突然变了个人似的，她那几乎是标签的温柔消失得无影无踪。曾经的小绵羊突然变成了一头狮子，杨梅以粗犷、沙哑，以及咆哮的口气把所有诘问与愤怒泼向了易安。杨梅说，如果早点买房子的话，现在用得着这样尴尬和落魄吗？易安尽量压制着内心不满，他平静地回答说，当时不是没有钱吗？杨梅说，没钱去借啊。易安依然用平静的语气说，借钱不是件容易的事，我们现在不是在借吗？你看结果怎样？易安的轻描淡写把杨梅赶进了一个死胡同，这让她的情绪如壁球撞击墙壁一样强有力地反弹起来。她猛然站了起来，双手叉在腰间，白皙的脸竟然抖动起来。杨梅用风一样的速度说，这样也不行，那样也不行，那还要买房子吗？还要结婚吗？

很明显，杨梅把近段时间借钱遭受拒绝后产生的不良情绪，像丢垃圾一样抛给了易安。易安感到空气中渗透出让人窒息的恶臭，内心的郁闷与懊恼在杨梅的挑衅下演变成了愤怒。他双手在空中张狂地挥舞，厚实的嘴唇因为激烈的磨擦而产生出丰富的唾沫星子。易安用扭曲的声调对杨梅说，现实就是这样，我又有什么办法呢？你现在跟我说这样的话有什么意思呢？是在威胁我吗？房子不买就算了，婚不结也算了。易安从未用如

此快的语速说过话，中途几乎没有任何停顿。说完，他有种缺氧的感觉。

语言的交锋使两个人的思维都混乱起来，他们都记不清后来说过些什么，是否伤害到对方。但是，局势却越来越糟糕了。杨梅充分地展现了隐藏在她身体内的倔强，她怒气冲冲地回到光线晦暗的卧室里，独自收拾起东西来。易安机械地看着她的一举一动，知道她要搬离这套简陋、寒酸的房子了。他没有上前阻止她，他似乎知道事情已经没有挽回的余地了。易安对杨梅的秉性了如指掌。没多久，她就收拾妥当了。怔了片刻后，杨梅冲到阳台上的防护栏里取出了那只铺满了灰尘的箱子。然后，她以最快的速度对灰尘进行了处理。整个过程干净利落，易安就像个幽灵一样无动于衷地看着。

当杨梅拖着箱子旁若无人地像头犀牛一样暴跳着甩门而出以后，易安才发现杨梅走了，才发现她取走了那个上面有只鸟巢的箱子。他恍惚间一个激灵，急匆匆地跳上阳台，钻进防护栏里。鸟巢不见了。他低头向楼下望了望，发现鸟巢正散落在楼下住户的雨棚上。易安的心里立即痉挛了一下，有一丝隐隐的痛。

## 4

杨梅的突然离去让易安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失落。他给她打电话，她说要单独生活一段时间，认真考虑他们之间的未来。这个说法使易安的思绪始终处于一种飘荡状态。后来，那只失